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六十四至七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沈廷棟

關中理學淵源考卷六十四

廣平府知府李清馥撰

惠安張氏家世學派

按淨峯張襄惠公家世顧曾考其本末淵源遠矣稽之志乘弗詳而詳公之自述為足徵也公嘗撰鎮海衛記自言先世有學於周翠渠之門而得布衣之言論風旨今集中亦多不詳其事惟撰清介叟集序謂

叟别號清介即公曾大父桐廬府君自明初以儒術顯初治禮記復治毛詩其後萍鄉公英德公並以詩學世其家厥後惠安一邑黨塾庠序亦多習於詩學蓋自元末盧希韓先生以詩學起家而公之家學繼之其振興作養殆有所本而然耳公後嗣累葉登第仕宦並以清謹守其家法茲不具錄特述其家世淵源所自云

縣丞張敏實先生茂

張茂字敏實惠安人茂自少莊重舉動如老成人游邑庠初治小戴禮辨析考證具有成說復專治毛詩本經標傳參諸儒議論而精去取之能得其肯綮視禮記有過無不及焉常以二經教授學徒天順壬午應貢入内廷辭教職不就卒業太學成化二十一年謁選桐廬縣丞初抵任自為文誓告城隍述所以居官之意慷慨激烈聞者悚然在官嚴謹常以興學作人明教化敦禮讓為務民有訟至庭先以禮義諭之俟其不服然後斷之

以刑民俗服從時有猛虎白額當晝噬人茂曰吾豈有苛政而致若是乎即移文告城隍痛自刻責虎自遁去中貴人入閩陵躒沿道州縣民懼以告茂曰吾在此無傷及其至陳義秉法以折之貴人痡不敢出聲上下交稱其有守廵按荆茂按部至縣聞茂名名之講論經學曰君儒者也奈何屈于此是歳檄與秋闈得閒外簾文字戊申以年滿六十懇乞致仕遂歸晚年盡斂平生而歸諸芳社緑野之間方且拳拳集古書立家範嘗以文

公家禮教家是時丘氏儀節未出茂參據禮經酌以土俗擇其節文易行者著為書子孫至今守之茂為人清介嚴毅脩容山立吐音如洪鐘自少至老坐立未嘗跛倚治家嚴整諸子有過一毫不假貸至今聞其風者尚肅然也卒年七十九長子綸縣志　張淨峯先生集

縣令張仁伯先生綸

張綸字仁伯弘治五年鄉薦事父孝謹每得父書必拱手正讀珍重寳藏如新平生苦學達旦不寐無他嗜好

先世治詩實傳其家學焉天性孝友篤實與物無競而器宇沉静人莫測其際容色粹然望之知為鉅人長者有弟六人出自三母綸撫愛諸弟均一與人交重信義不茍然諸至朋友死生急難之際尤急周旋雅甘澹泊雖甚貧窘閉門端坐非其人不見世故多所經練自朝廷典章至律令箕歷皆留心講究務為有用授萍鄉令未上卒　張淨峯先生集

縣令張公謹先生慎

張愼字公謹亦傳毛詩學弘治十七年鄉薦知英德縣至誠惻怛視民之疾苦如疾痛在身思有以振恤之尤以興文教正禮俗爲先建龍山書院以祠唐文肅公介前開講堂旁列齋舍擇諸生肄業其中政暇爲講論經旨及古人行誼卒于官縣人即龍山書院祠之子岳峰

張淨峯先生集

襄惠張淨峰先生岳學派

公之學私淑于蔡文莊友于紫峰次崖而與王文成

枘鑿不相入者也時良知之學滿天下而獨公弗是也嘗渡江與陽明論學三日不合退而輯聖學正傳載道集諸編以見志嘗言心該動靜靜其本體也至靜而動之理具焉所謂體用一原也又曰虛靈知覺心也性即心之理也學先識性然後可言盡心若只守箇昭昭虛靈之識而諱言窮理安知無誤人心為道心氣質為天性也又曰程子整齊嚴肅一語最喫緊於此信得及做得是久久自覺心體明淨德性純固

發揮事業亦自有餘又曰仁人心也吾夫子論為仁曰視聽言動曰出門使民曰居處執事與人則皆就日用親切處指示下手工夫故曰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曰見賓承祭曰恭曰敬曰忠曰認真如漢法畫一的有依據就此安頓身心行著習察自然非心惰氣日銷月化心存理得而不自知不在別尋一個渾淪之體為可玩弄乃名心學也又編草堂學則首以存養之要繼以動作威儀之節而求端未發以為之本曰心纔

靜即覺清明學須靜多於動至動而未始不靜庶矣
其持論精實切近類此同時如鄭恭介世威林文恪𤑔
皆奏之廟堂評之鄉國謂公與羅文莊皆以實勝者
殆確論歟又按耿司馬定力祠記畧曰公之學以戒
慎立本而不恃知覺以窮理居要而不事籠罩以實
踐為歸宿而不侈講論本末次第較然不疑焉

襄惠張淨峰先生岳

張岳字維喬號淨峰惠安人自結髮讀書即慨然以大

儒自期少善黄氏鞏每誦鞏警語誠自不妄語始學從求放心來曰此吾終身符也正德八年鄉薦第一時省會皆有中官鎮守舉子例合叅謁先生長揖而已十二年第進士與同郡陳琛林希元僦居佛寺閉戶講易一時並以經學名始授官行人武宗寢疾豹房獨宦者侍先生即上疏古天子有疾大臣嘗藥百官輪直起居不宜委之宦寺且上儲宫未備宜防意外之虞中外韙之車駕南廵同諸司疏諫下獄廷杖謫南京國子監學正

世宗嗣位復行人吏部欲選為科道官不應丁父憂服闋吏部復欲取選如前又不應陞右司副念母老乞便養改南京武選員外復轉祠祭郎中伐承重祖母及母憂居家結草堂於縣之淨峰名山心精舍益讀書其中服闋補主客郎中時世宗方定大禘禮求始祖所自出宰相張璁欲遷合當之先生語侍郎李時曰國姓德祖而上高皇帝所不能詳也獨以皇初祖設位毋實以人為是璁竟以初議上上不聽令題皇初祖主如先生言

璁大駭亟欲致先生以館職先生謝不應出為廣西提
學僉事行部柳州軍缺餉大譁城閉五日先生令守城
啓門召詰譁者予餉去尋以計禽首惡置之理十一年
入賀聖壽改提學江西又不謁璁謝是時江西人正崇
尚王氏學先生約士守程朱書毋得談良知居一年卒
用廣西選貢事謫廣東鹽課司提舉轉守廉州先生省
禁令減繇役督民種棄地教以桔槔運水堂上無事坐
讀書與諸生為師友而廉士皆知學時安南殺其主自

立久不貢朝議將討而郡縣之遣使勘狀先生言於總督張經曰遠夷相攻殺無煩出師勞敝中國請留勘使毋前經不可知欽州林希元亦上書請決討莫氏先生貽書止之後條上不可討六事為書貽執政執政得書不能決已毛伯溫來視師先生以撫處之策語伯溫伯溫曰交事屬子矣交人莫登庸亦信向先生會擢浙江提學副使尋轉參政莫福海入款闕言往張廉州安在是欲以恩信撫我何可忘於是參贊毛伯溫馳奏留先

生乃改廣東叅政為畫所以受降之策甚備登庸乃使其孫福海叩關望闕稽首獻地奏上罷安南為都統司以登庸為都統使詔賜先生銀幣陞俸一級尋以征瓊州叛黎功陞賜如前塞上多事廷臣交章薦先生伯温言於朝曰吾於粤得二臣張岳可南翁萬達可北也遂擢先生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旋移巡撫江西特疏稱羅欽順得道學正傳請遣官以時存問貴溪相夏言治生塚分宜相嚴嵩奉賜建第皆飭有司裁抑之其年陞

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是為嘉靖二十三年兩廣督撫故饒供億先生素儉不取用又不以通遺權貴檄州縣吏非名不得至轅門至不得手一物入門内明年討封川及馬平諸蠻平之進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名為刑部右侍郎以御史徐南金奏留不果行又明年合兵討連山賊賊渠授首薙鎮四年積年巨寇悉平召入為兵部左侍郎七月受代過家尋陞右都御史入掌院事未幾湖廣苗亂初設總督嚴氏以先生當

之先生單車入楚熟計苗情至則斬捕畧盡累奏竒功皆為嚴氏所抑宣慰冉元陰為苗主苗平懼誅乃嗾龍許保吳黑苗掠思州行金嚴世蕃使罷先生華亭執不可止降兵部侍郎已而生擒龍許保而吳黑苗尚匿元所先生劾元發其通賄事世蕃愈怒日傾先生先生不一貶復擒黑苗以獻三省底寧兵部力請召先生嚴氏不可或語先生何不稍屈先生笑指其髮曰種種矣吾昔少年張相屢招不得我一見今入錢買官乎其冬卒

於沅州督府喪歸沅人迎哭不絶已叙功復右都御史
贈太子少保謚襄惠李氏愷曰先生沉默不茍言笑禮
法自將其行事磊落光明當官不計危阻一意為國家
讀書不事章句博通墳典語古今人物事貫穿有條理
而筆力雄渾新意疊現凡論心性義理一以程朱為宗
而遵信傳注為行人時過浙渡江謁王文成講明德親
民之旨文成曰明德之功只在親民後人分為兩事非
也先生矍然曰戒懼謹獨皆是未與親民時工夫如公

言又須立一親民之本以補之乎文成不能屈先生揖
而去之歸立學則二十餘條自勵曰居敬窮理蓋聖賢
所指以教人者王氏諱窮理任良知安知非指人心為
道心認氣質為天性乎其答尚書聶雙江書辨王氏渾
淪籠絡之非而欲其逐一體認於孔門求仁之訓知行
體用持敬分殊合一之理證據真的使人聽之感悟是
時初仕未有官責志欲著書皋比北面其徒倡正道於
東南迨入廉州值安南之役迺慨然以身當其責故志

為所掩嘗論先生四十歳以前欲為程朱之事以葢生
平四十歳以後累膺閫寄馳驅征伐鞠躬盡瘁竟以范
韓勲業終焉先生狀貌峭聳髙竒有威摵之如山凡所
措注中有一定之見不言而酌於衆論振衣於千仞之
岡動不趨時故不為柄臣所喜終先生仕相者張璁嚴
嵩夏言皆秉權得勢先生頡頏不為下獨徐文貞階知
而交好之當嘉靖朝一時邊臣為自全計饋遺相屬先
生獨不通一書故用兵有功常薄其賞微失利輒被譴

賴上之明以功名終故瀕險不危卒行其志徐文貞謂
先生子曰嚴氏擅政二十年邊督臣不入一錢而身名
俱全者惟尊公一人而已生平淡於利欲事親孝友於
兄弟好積書囊無餘積不事生産作業既貴猶茹糲衣
素如寒士然其至行足式里閭者衆也所著有小山類
藁聖學正傳載道集名儒文類更定禮記恭敬大訓惠
安志藏於家姪守編梓以傳弟峯庚戌進士有志行官
四川僉事子宓慶遠知府廉正有守雋領鄉薦孫迎萬歷

乙未進士 明儒學案 淨峯全集 閩書 清源文獻 福建通志 明史

備考

前輩事業類有根本淨峯初第在京邸每夕必偕陳紫峯講易一卦凜烈抗疏三黜不移不佞邇過柳謁公像八拜北面事之見柳州有傲色豈非以節邪曾職方偉芳西行漫草

淨峯兩任提學所至以道帥諸生不為空言之教其在廣右選貢之法方嚴不貶心以殉時好在江右易簡之說方熾能正辭以禁時誕林大理丞希元見皇明文粹

朝議討安南廉州守張岳獨言用兵之害督府蔡經問岳曰空言罷兵亡以塞明詔子能保無用兵降莫登庸乎岳曰欲降之必令納地令貶號令匍伏獻國中圖籍聽上處分夫國體不可褻也督府曰如此能令登庸聽乎岳曰祇岳一檄足矣於是督府兵事調度一屬之岳而岳具有成畫司馬毛伯溫至岳以所論列者告之輒當伯溫意伯溫密謂岳曰交事屬子矣登庸密輸情於岳岳初絶而後要之登庸惟命會岳遷浙江督學尋轉

參政登庸復首鼠兩端伯溫經奏乞還岳廣東登庸竊覘曰廉州守安在岳至登庸乃尺帛束頸候于南關（廣西通志）

嚴相當國賜第名其閣為延恩閣所司請估費公曰千金可乎所司相顧公曰江右民困矣諸君誠畏嚴吾不以累諸君吾自當之批牘予千金請益復五百金又請益卻之會有行人使江右嚴相附五百金來言上所賜閣費大吾出上所賜金佐之子世蕃逈私囑行人毋發封行人兩傳嚴氏父子意所司疑莫敢決公曰豈有没其

父之善而從其子者以予主者用之會其大奴將入京乞公批關公謂元相家奴無主命而私請關叱走之世蕃愈怒出惡言有密友告公公曰稜稜寒骨止少馬革裹尸耳它吾自分定毋容念也李文節廷機輯國朝名臣錄

湖貴苗猖獗初設總督衆顧望莫肯行嚴氏請岳當之徐宗伯階報岳曰士君子於禍福雖無所擇然危機在前冥不知避亦不可為智也盍捐嚴氏云岳言備國大臣雖危無所避也單車入楚出焦太史竑獻徵錄

征苗一節撫臣有不智之譏宰臣有不必征之辨憶昔見公奏疏大意謂往年以賊討賊故征無功以賞賂賊故撫益亂今日機宜必征之而後撫可定守可固也於是動調軍兵分哨以搗穴開誠以受降元惡則懸重賞以擒之脇從則開生路以散之葢自公即世繼之者不煩注措而湖貴乂如往之征撫師未退盟未乾而地方已叛今之經畧擒其酋散其黨而地方底寧昔處之而愈亂今討之而畢安是非得失較然明甚此可為智者

道王職方尚學紉畧

士大夫有名節易保終節難張襄惠公以兩廣總督名入總大中丞嚴相忌之出公總督湖蜀及討平叛苗猶不內名或勸公稍通書幣公曰吾三十年守吾志今老矣旦暮入地乃舉平生所守而盡棄之惡用內名為哉辛于官見明養定豈不誠大丈夫哉游海夢譚

淨峰他事且不論自入楚以來不通京師一帕雖遭訕怒毅然如初其自守之節眼前士大夫真不能到徐文貞階

與胡巡按宗憲書見徐本集

襄惠公正氣勁節易名未稱士大夫迄今歎惋謂柄臣忌公者實為之黃宗伯鳳翔集

公長身玉立隆準高顴深目廣額眉骨稜稜望之嶽聳其德器弘毅淵默忠信厚重平居寡言笑天性孝友篤於人倫泉州府志

正德以前逆閹肆虐嘉靖中權奸柄政詖行淫辭游揚其間吾閩若林文安彭惠安林貞肅方簡肅朱都憲欽

張襄惠林端簡數君子者不怵于暴行不惑于邪說卓然有立狂瀾砥柱蓋數公謂邪全閩大記輯畧

公為文章根據義理體尚歐陽卓然成一家言自負正嘉二朝文第一弟不以文士自命也閩書并惠安邑志

泰和羅欽順惠安張岳世稱賢士大夫皆與王守仁同時講學兩人嘗掊擊其說蓋守仁以名勝欽順岳以實勝困知記小山類藁可考也鄭恭介世威奏議

贊曰其神凝焉而若有跂想其身飭焉而若有盤桓其

文非不能躋歐曾之閫與而慮其分吾德性學問之功夫其學非不能趨超悟之時流而慮其失吾窮理居敬之籬樊其愛國忠君雖顛沛流離而有所不顧其立身行道遺死生禍福而有以自全秩雖峻夫正卿而時淂沉于散吏身雖列于內臺而終不得一望夫國門信乎裔酋威神苗蠻德完行鉅身詘道尊所謂公家之利知無不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上世之所謂大臣聖門之所謂君子歟

何鏡山喬遠撰像賛

藩伯朱于田先生一龍

朱一龍字于田惠安人以鄭姓登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初令溧陽以經術為政累薦治行第一入覲徒手謁嚴氏父子遷南刑部郎中陞廣西僉事作撫夷通論勦冦有功遷廣東叅議時栢林叛兵突薄會城下藩臬官分門守禦拒避賊者不納一龍守小南門曰賊近而啓扃以待示强民急而開門以納示仁閉之何為傳令大開門日入男婦以萬計以此存活數萬遷按察副使丁艱

歸隆慶元年復除廣西分部右江右江諸蠻自張岳征勦後久已帖服至是復叛出刼一龍登鎮粤樓酹酒襄惠祠下謂不能滅此朝食如師承何即白制府建大征鵰勦二策分兵四出困巢為糧擒斬八百餘級又委征右田七哨皆平之捷聞賜金幣晉秩且將大用為憾者所阻遷陝西苑馬卿丁内艱歸先在右江東行過飛來寺遇風舟覆浮沉浪中三十餘里乃得蜒船援出傍人見其青蛇遶身云服除補遼東轉江西左布政以直忤

巡撫被劾歸一龍少受學張襄惠岳東官寡交接慎取與不肯濡足權門皆服膺襄惠之教退居林下著書考義無少休廢邑人稱先正者皆歸焉著有一統輿圖畧敭歷餘藁遊海夢談舊郡志　新郡志

參議張莊甫先生晃

張晃字莊甫晉江人元璽之姪為兒時即知嚮慕善嘗讀張淨峰所作羅一峰書院記推本於不欲不為為得其本心輒嘆曰此正學也嘉靖十九年登鄉薦念父老

所給坊金悉治具供養不請公車二十六年成進士知烏程縣躬履清素平賦均役吏不能欺聽斷情偽立得值倭寇傍邑晃脩城垣募民兵分技習之訓練既久兵氣大振會倭賊犯北新關設伏桑柯林邀擊之擒斬無數又躡戰于鶯脰湖敗之丙辰夏以兵千五百人敗賊衆萬餘于烏鎮備兵使者慮城守單弱檄晃還晃曰戰即守也益分兵捕斬其出掠者賊留四日遁去湖州人盡頌其功為權貴所嫉遷桂林府二劇賊張璉焚刼廣

東朝廷以晃有偉畧擢廣東兵備僉事至不三月連縛潮陽惠安二酋搗其巢總督張臬檄晃兼二哨攻𧾷連破其丁坑營𧾷連遂敗癸亥倭圍潮晃引兵入守賊百計力攻晃隨機應之所當無不摧折閱五十餘日有奸人謀應賊為隣居首發按實立誅之賊旋遁去潮人謂百萬生靈藉晃全活擢湖廣叅議前忌者遂以擅殺劾晃落職知化州兩廣寇發復自化州薦為廣西撫夷僉事駐節桂林明賞罸肅部伍編甲授藝令闔自為守終任不

復有賊警遷廣西条議分巡右江尋報罷冕通籍二十餘年名節自砥視權門若浼視汙吏如仇所至養老存孤設木鐸行鄉飲酒禮凡古人教民之具皆實意推行之考功注冕一介不取百折不回司空劉麟每貽書必稱孝廉目為鐵漢葢生平仰止凈峰故其行事亦畧與相類居家不践公門而遇災警祈籲有司如身痒痛梟屢被倭田荒米貴先在粤時勸諭商人運粟踵至泉賴以甦共勒碑通衢紀德焉孫穰登河南鄉薦舊郡志新郡志

閩書

副使李抑齋先生愷

李愷字克諧號抑齋惠安人宋太師邴之後嘉靖十一年進士授番禺令入為吏部主事以稽勲調武部郎出為湖廣按察副使愷治番禺廉有材名上官委掣夷稅安靜不湼夷酋驩呼奉千金為壽愷却還之既晉銓曹杜私謁植善類時周戶部天佐上疏被廷杖斃獄中屍出愷悲壯揮淚出貲而殮之憲楚六月罷歸愷性倜儻

扶義嘉靖三十七年倭陷福清乘勝直走惠安令方有違言閉閤不出署邑者移庫獄於郡城愷率士民跪泣擁令出登陴誓衆親立矢石禦賊七晝夜更為行金以攜其黨會郡中援兵至賊乃解去惠人德之愷没邑送葬者千餘人愷少以豪傑自命每讀古忠義傳感慨欷歔如將從之既貴無所紛華獨葺親繕祠置田供祀則不辭費自諸生時即貧甚氣嶽嶽不下人嘗曰今卿大夫元不下士士當以清風明月遲日紅花勝之所論著

蒼然有西京氣骨有介山集行世其贈徐履素分教遂昌序畧曰今上壬寅鄉先生徐履素計偕至京明年夏五月司教遂昌介山李氏愷贈以言曰履素君古之經師也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國朝懲唐宋之敝特罷詩賦專用經義成祖繼統命集儒臣開局纂脩五經四子不用古疏箋翼以濂洛關閩諸說學校選舉之實皆以明經不背傳注為主及行之既久入耳浹心經生學士老師宿儒爭辨橫議死守不貳其所沈潛訂證者豈

但宏旨微詞乎朱晦翁平生勤苦精髓在學庸語孟自謂無遺憾者在詩與易解詩先為箋註多用毛氏後言樂歌正意畧增減一二字咏嘆之其味深長躍然以興假使卜商曽申根牟子而今生也亦不能為異同孝廟以前士人一意本領之學科目人才皆敦厚正直寧執滯而少浮華服習其藝因以約束其身書云歸其有極是矣後來倡為一切道學之名動欲體驗未發之中而不及於明審篤慎之教其流幾以六經為龎贅傳註為

刻狗排新安為支離取鵝湖為超卓肆其奇變紛然雜出其下飾以雕繪搆以軋茁畔經失傳不識注中何解或問何辨王者且眩惑無以勸沮風俗下矣惠安小邑也介於莆泉衣冠禮樂之澤不絕如綫惟毛詩一派近執其藝以歌鹿鳴刋文以獻者恒不乏人後生秀士得魚忘筌以為聰明體裁之效愚謂前輩曾林徐謝四君子講義訓詁功實倍之林謝之門愷幸竊其緒餘徐氏之門鄉人顯者多濡其化曾體元氏之學雖淨峰公詒

自父師一變至道少年亦麗澤其間予嘗見履素與吾二師友也發憤鑽研餐寢俱廢集注大全猶日用飲食然其所操行修辭一詭於經則惕然曰非孔朱法也今晦於時老將至矣自關雎以至殷武問之皆能舉其辭隨大小叩之咸得其益遂昌幸獲聆其謦欬辨難問疑其所成就不亦休與伏生九十歲背尚書二十九篇口授之掌故晁錯董仲舒以春秋為博士災異郊禘盡據經以答漢時顓門之學貫徹精熟言行以之故漢治最

近古今日一道德之制胡為改其舊乎予嘗有感於履素之不遇而因有感於世變也於是乎贈舊郡志清源文獻

給諫史中裕先生于光學派

余讀越章錄載史公與古愚趙先生珏列傳同論蓋二公德學大抵相同也趙公成化初登第為虛齋前輩亦當時開風教之先者惜乎門徒莫考余於一峯交友中詳之矣公與淨峰為同年友其歿也淨峰祭之文曰先生氣寂而顏貌和而肅言不妄發行必擇

義其思湛靜而不浮其守確實而不貳至于談理必究指歸論事必引大體責人不錄瑕疵固有道者也今觀其廷議大禮侃侃直言引證禮經確有依據一時明禮者韙之非有道而執德不回者能之乎王氏遵巖嘗言正德丁丑榜得士吾泉最有名紫峯陳公淨峰張公次崖林公及先生四人並以經學為海內巨工云所著有易說四書說正蒙解諸篇已散佚惜哉

給諫史中裕先生于光

史于光字中裕晉江人正德十二年進士選為庶吉士讀中秘書于光少甚貧而有志操恬於榮利當鄉舉時二親已歿嘆曰仕不逮親又奚亟為遂不赴公車三載郡大夫勸駕乃起即以是年登第在中秘未幾疏疾歸益閉戶讀書謝絶外事有終焉之志凡五載親知勸之乃出受吏科給事中尋又乞歸屏居復四載益通籍者十年什九居家其真在給舍者可二年耳然任職侃侃自稱凡五上疏論事剴切動京師人爭傳之世宗以藩

邸入承大統意欲考獻皇未決進士張璁進說上心嚮焉是時禮官議上獻皇稱號之禮上久持未下于光適上疏曰邇者禮臣議上興獻王稱號候命至今未蒙俞允羣臣惑之陛下聖明豈復如此重思未決是張璁之說中也夫正統私親天秩之禮萬世不可易也璁之言曰羣臣盡拘執成說不可用也是謂禮之出於天者不必執矣然則欲人何執哉且立後之說死生無二寧有預養則當為後非預養則不當為後而妄謂今日典禮

與漢哀帝宋英宗不同臣不知璁之言出何典記也即
宋程頤有長子不得為人後之說又獨不曰禮無明言
乎夫武宗以所承孝宗之大統特付之陛下此為天下
得人之意天下之大公也陛下以興獻王長子不得已
而入承大統此順天應人之心天下之大順也以茲典
禮實出尋常擬議之外而猥稱臣民宗子之法謂長子
不得為人後不亦拘乎其曰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
立者亦非通論夫嗣正所以嗣其統也漢孝宣承昭帝

之後時於父行無所承之君理宜以兄孫繼孝文承惠帝之後以弟無後兄之誼故上而繼高祖陛下今承武宗亦以弟不後兄而嗣孝廟則正與漢文嗣統相類也安得藉彼祖孫之禮而奪今日父子之禮乎又欲陛下別立興獻王廟于京師大小二宗並事此决不可昔魯宫災孔子聞之曰其桓僖乎以其非正也若獻廟果立在今日則坐朱熹兩廟爭較之嫌在他日則有春秋魯僖躋閔之失又況人情所注此重則彼輕大宗之與小

宗必不兩存之重也夫孝宗皇帝深仁厚澤洽于天下
天下臣民哀慕至今武宗不禄陛下入嗣雖販夫走卒
無不鼓舞懽呼舉手加額謂吾皇有子矣何者誠仁結
於心而天理之不可滅也璁迺昌言曰孝廟之嗣其不
可延天也公然廢絶稱天以臨之賊仁棄誼非人理不
可讀昔漢光武身復漢祀猶然上繼元帝所生之親止
曰南頓君立廟鉅鹿但其稱考猶有遺憾今陛下以親
則孝宗猶子也與光武之疏遠不同以位則親承武宗

全盛之業也與光武之收拾棼亂不同而揔欲陛下特
考獻王立廟京師若與光武相提而論又有得失矣惟
陛下嚴大宗之事察正統之承仰欽孝廟在天之心亟
下前疏昭示天下毋為憸佞所惑奏入中外聳焉他論
建多類此曾一分較禮闈稱得士以夕郎終性厭紛囂
自適恬寂未嘗一造請有司屬脩郡志必斷之典型不
輕狥貴人指閒居教授生徒以書義相劘切當有得夜
榻寒燈欣欣然忘食寢也生計蕭然無異袒裼比沒妻

子不免饑寒所著有易經解四書解正蒙解行于世史氏

越章錄 梁宅之撰墓志

教諭張子翼先生應星

張應星字子翼號菊水同安人應星自幼開敏喜讀書晉江史氏于光以翰林吉士請告還里設教生徒於輪山從學者五十人應星年十五為最少史公課其文獨喜繼又事其邑先輩林氏希元學盡契所蘊蓄嘉靖戊午以貢授會昌訓導揭白鹿洞規教士督學使者徐以

德行求士諸廣文入試分授斥紙令書無德行之尤者
應星獨不書學使怪問之曰諸生性質不齊然皆可自
改苟求之恐累終身學使大喜因試以世變江河詩又
與講學諄切數日乃别去都御史周公某以敏而好學
清不求知奬之轉清江教諭道卒應星為官懿行脩潔
俸入外毫髮無所染緇重道輕勢信理信心不談道學
而事事依道曰日用天則豈在多言平生孝思切至事
兄如父視兄弟子如子與人交無二口善解人過所作

詩有二章其一章曰實勝未為恥名勝不悪而良賈戒深藏所貴知者稀務實不務名聖賢是階梯其一章曰公孫儒者為最下猶必强起始發駕古人自重今自輕我亦胡為乎營營所著有四書大畧易經管窺易經燈影詩文若干篇藏於家子日益 閩書

何司徒撰墓志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六十四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六十五

廣平府知府李清馥撰

訓導諸葛文敏先生駿學派

按泉南成化以後師席踵起其潛身草澤者豈碌碌隨世以就講肄之業哉考文敏先生論文必傳經義以理勝其立教也以德行為本舉業為用如此則豈有昔人荒功奪志之患耶師道之立人才之樹宜已

訓導諸葛文敏先生駿

諸葛駿字文敏晉江人究心經史為文傅經義以理勝泉士宗之陳琛李源詹源顧珀諸公皆出其門以鄉薦授永嘉訓導教人以德行為體舉業為用朝夕程課鑄冶不懈永嘉學祠之名宦駿居家孝友周窮恤匱冠婚喪祭一依古禮所著有易經集說家訓彚編閩書

侍郎顧新山先生珀

顧珀字載祥晉江人少而忠信好義弘治十二年進士

除知虹縣丁父憂服除正德元年補旌德令擢守和州
嵗大饑不俟申詳發倉庫賑恤時巡按奉檄督逋甚亟
珀計民貧無措名富商諭以大義慫代輸貸秋成還之
商民兩無所累坐忤劉瑾被逮廷杖四十瑾敗乃以治
行旌擢南吏部考功郎丁母憂服闋除兵部武庫司當
正德頹綱之日事多因循珀秉正執法凡兵器出納京
衛勾解極意振刷宿蠹一清陞湖廣布政叅議行部至
蘄有妖僧詐稱奉勅往名山掛旛所在恣横窰發其奸

寘之法寧藩反南昌珀扼黄梅為池皖援會武宗親征民爭逃竄榜諭安輯之事平乞休不允世宗入承大統以護送聖母勞賜銀幣復上疏乞休遂陞湖廣按察副使予致仕都御史秦金吳廷舉席書御史何鰲唐符馬紀前後薦聞而桂文襄公蕚為縣時為珀所知文襄當國欲大用之嘉靖五年起四川按察副使整飭威茂二州既至脩理城堡墩臺召募武勇彈壓羌夷核歷年賞番虛糜歲省萬金土酋入貢令釋刀易馬乃入遂為定

規踰年陞河南右叅政以薦陞江西左布政尋擢南京太僕寺卿陞南京太常寺卿尋陞南戸部右侍郎署篆疏上便宜十二事悉蒙嘉納施行在部五年清望一時推重屢行乞休乃許致仕年八十六卒撫按表聞賜祭葬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珀清坦簡諒恬澹寡慾歷官未嘗以家累自隨室中絶媵侍之奉聲樂之娱比休官晚節益堅罔犯在得之戒平居燕處如齋端坐如塑遇二親諱素食悲悼老如一日教子姪以守法循義窮民有

喪葬不能舉者竭力周恤居常絶意干謁至一方利病則不憚肫切上說下教力可為者即自任之其於息爭諭善常以懿言代鈇鉞和色當醴酵不義者忌珀之知而衣冠後進望以為楷陳琛稱珀歷仕中外如凝冰出壑素月懸秋張氏天叙序公教劉曰公之宦績收之誌傳勒之碑板采之實錄天下所共知也至於鄉行家範非其鄉人後學受教而知德者則未易知也遡公之貴幾五十年自少至耄氣静神閒筋强骨竦望之儼然如

泰山喬嶽即之溫然如霽月光風少讀書泰嘉巖每朔望月考或值煙雨夜巾靴屐自山而下事竣即還山讀易每三百遍如是者十年其資深邃養發為文章措諸事業以當大任者夫豈偶然哉閩書　舊郡志　清源文獻

少卿李竹坡先生源

李源字士達别號竹坡晉江人弘治十八年進士初仕户部主事差監臨清倉儲倉故置中貴人一人董視之中貴人數治酒饌為好會源每會舉杯濡唇而已中貴

人恚不得恣所欲則搆兵備趙副使侵撓倉事擾吏徒源疏以聞并劾中貴人罪狀事下戸部尚書孫九峯交歎為得職數稱源於曹中時逆瑾用事以源嘗劾中貴人記其名遣轉饟遼左故縮其期陰欲中以失期源晝夜行風雪中日二百里竣事以報瑾不能中也是時相楊文襄一清知源無繇一見心尤器之楊與孫並一時名臣將殊用源為逆瑾憾沮而源亦乞歸養矣其後言者屢薦于朝就家起南京文選司郎中久之遷尚寶司

少卿竟不起源為文法左氏其所獨到斷破規矩亦自為方圓一時銘幽記遠之文非出源手皆以為不得所託學行為時師表尤不自標特謙冲下接好奬誘人材汲引後進如恐不及清約自將自幼學至壯以老無燕僻之朋好義遠利篤於天稟而脩之以不倦先是卒業成均故相楊廷和在翰林以禮來聘為其子慎師曰吾求士於都下非先生莫可屬以此子源感其意終以濡跡貴門為不樂辭以疾自其未遇不近於榮利已如此

家居前後薦者凡七章雖知源有詳畧大指皆以為廉孝人也後宅燬於火貧不能建郡守王士俊捐貲助之為立善俗坊於四達之衢閩書行狀

新郡志　王遵巖撰

參政洪新齋先生富學派

按閩書先生受學蔡虛齋之門人吴氏銓林氏同苦心學易因以所得著為淺說與文莊蒙引並行于世泉中學士多尊師之蔡松莊其一也再青陽莊氏受其業者三人石山氏一俊壁崖氏思寛方塘氏用賔

茲錄方塘一人附焉

參政洪新齋先生富

洪富字國充晉江人嘉靖八年進士富寬凝簡重默守稱長者初授刑部郎人謂法律非其任乃執法求情侃然不狥阿有巡按劾某憲副憲副為時相私人時相撫巡按一事欲抵以重法者富言於尚書如法而止相不能奪以次受提牢役冬月囚多凍死日製薑湯分給之囚羣號為彌陀佛出守雷州興學訓士築海捍潮有憲

司牙卒以賭殺人富廉知悉實之法憲司以情請不聽憲司怒易他官治之富以獄成否為去留竟論卒抵罪陞兩浙轉運使有廵鹽御史示以私意富不從或勸之富曰汙身以媚人吾不能也御史怒陰摭其短無所得丁內艱服除補兩淮運使半載陞四川參政蜀人樂其廉恕又呼為洪佛焉會張襄惠岳以督師征蠻徵餉於雲貴湖川川撫李香有違議富與之爭岳又欲調土兵萬人應役香欲以先年調征之兵應之富曰年遷人易

奈何以紙上虛名應軍前實用乎屢與巡撫違忤遂乞歸歸十餘年卒年七十餘富為諸生時受學蔡文莊之門人若吳銓林同二公苦心易學因以所得著為淺說與文莊蒙引並行於世而泉中學士多尊事之既登鄉薦讀書國子時嚴相嵩方為祭酒知其深於易延為其子世蕃師及嵩為相絕不與通時論重之孫澄源從子猷別見 閩書 通志 新郡志

縣令張南溪先生文應學派

按先生師事林誠齋治春秋義據通深治三傳者多師之今考門人只浯溪徐氏一人餘待考再先生子天衢天敘學行為一時推重曾切磋于王一臞朱荒山二先生今附家學焉

縣令張南溪先生文應

張文應字廷鳳晉江人師事林誠齋數輩治春秋學義據通深讀三傳者多師之門人如浯溪輩錚錚有聲正德二年舉鄉試第二人乞瑞安教諭鄰邑諸生聞其文

貭競輿皆來就學遷樂平知縣縣當姚源冦甫定之後民疲兵燹文應撫摩綏輯以寛徭息衆為務宸濠稱亂執戈從勤王師王文成奏功之日奬賞有加去官士民書石紀政去之七年百姓復裹糧赴闕乞留子天衢天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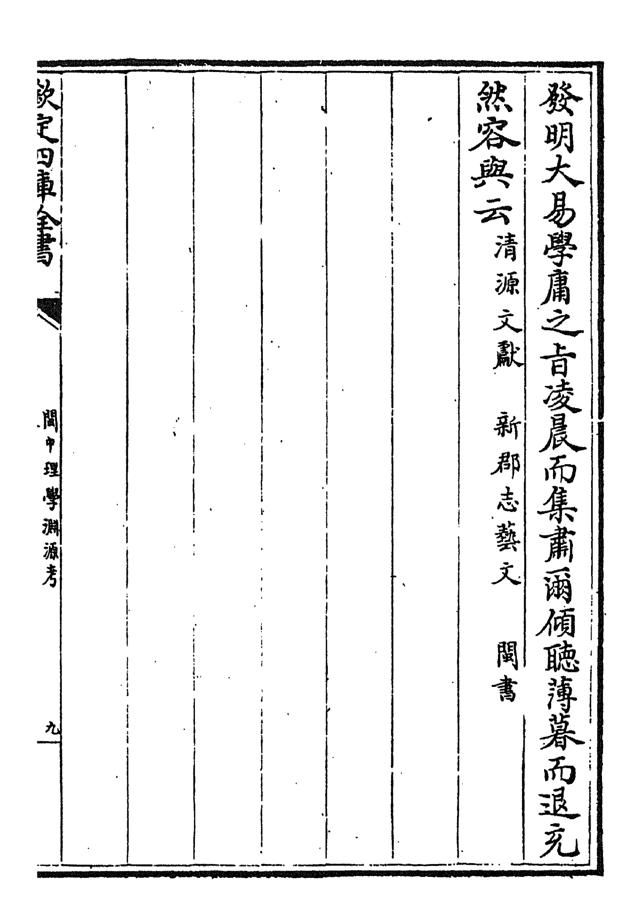
長史徐浯溪先生榮

徐榮字仁卿晉江人幼篤孝登嘉靖十一年進士授嘉善令丁内艱服闋補東明遷南戸部主事故為夏文愍

所知及分宜為相遂左遷趙府長史卒為人恢宏肅給磊落開敏以春秋起家三山王應鍾郡中王慎中皆事焉子用賓孫縉芳閩書

司訓張月洲先生天衢弟天叙

張天衢號月洲晉江人文應子仕訓導以學行見重於時弟天叙嘉靖十年鄉薦官至遂溪縣政尚廉平以好學稱其祭王氏一臞文曰叙偕兄衢亦惟匪肖濫分半席於退省披拂數月之春風先生高揭德行道藝之條


發明大易學庸之旨夌晨而集肅爾傾聽薄暮而退充然容與云　清源文獻　新郡志藝文　閩書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六十五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六十六

廣平府知府李清馥撰

童含山先生學派

按先生為紫峰陳氏高弟當時以易學鳴考志乘未見本傳僅見何怍菴祭先生文惓惓於師授之㫖而稱述其踐履精純葢先正之卓然者茲錄其祭文著之篇端尚待補傳焉

童含山先生

童闕　字闕　號含山温陵人何作菴祭之文曰恭惟

夫子天生木鐸昔在紫雲脱屨盈幄嘗升講座抽關啓鑰朗然高論聽者聳服隨才高下藝文商榷所經識取靡不騰躍某時在列年方總丱莫知端倪但仰山嶽言雖諄諄未嘗領畧高乎堅乎至今踧踖追數舊遊後先彫落爰有蔡生立雪游酢手書頌德如寫衷膜使其尚存必有制作以表丹青以昭宿昔眇予小子自慚寡弱

伏自宦歸時侍几履是歲之春忽蒙枉洎示我歌吟若有所托夫子逝矣今何可復惟是夫子學問淵澤授自紫峰以溯伊洛短檠對靜圓木示覺踐履精純孝弟有綽病叟載歌吁嗟命薄敬此誄章以懷棫樸

朱荒山先生軫學派

按泉自明初諸先正多治易至先生專治毛詩泉人業詩者多宗之維時庠塾間篤尚經學諄諄講明轉相付受猶不失傳習家法爾

朱荒山先生軫

朱軫字朝矩號荒山晉江人祖伯父都憲簡菴公占其命書喜曰兒當大吾宗比壯長身玉立言笑不苟動止有容儀補邑庠弟子員治詩經是時蔡虛齋易學盛行于泉詩道幾絶軫獨與其師友三五人潛心講究久之有所自得不為時文窘束而於詩人性情及文公傳註融會通貫自成一派泉人業詩者多從之屢困場屋晚年猶不廢講究軫襟懷坦夷與人無城府居家孝友燕居

必以禮雖對妻子僮僕亦無惰容尤留心世務非止於經學專門者門人張天衢狀其行張淨峯先生撰墓志

翁比軒徐泗涯易愧虛丘潛軒諸先生學派

按四先生一時師表也翁徐未詳易氏為蔡文莊高第已別見丘氏潛軒壽民住儒林里與李坦齋鄰而相友善故一泉稟學焉

丘潛軒先生壽民

丘壽民別號潛軒晉江人有嵒之父壽民家故貧而深

於經術四方爭致為弟子師設席安平安平距郡城再舍而遥按衷一李氏曰正德中贈光禄丘潛𭛠先生家吾儒林里與先大父贈公坦菴鄰而相友善先考主政一泉公稟學於先生之門先生設皐比安平先考負笈從之於師門為高足云節錄李衷一先生撰丘宛泉有嵩行狀

推官李一泉先生仁

李仁字静甫號一泉夙慧七歳日誦百餘言長習易旁及諸經貧不能購書借輙成誦有欲試其才者與經

幾百期以片吾歸仁如期歸之隨叩隨應無隻字遺其善强識如此仁先受業於翁比軒易愧虛徐泗崖丘潛軒諸公最後禀學於從父實渠公時易愧虛倡明蔡虛齋易學士從遊者無慮百數而獨器仁尠少可教年二十補文學掌故與石江莊公韋亭徐公小洛何公結社東湖之濱諸公皆一時知名士獨嚴重仁每一牘成人人灑然異也仁為文根極於理不以怪迂相高戊子上賢書久之謁選授惠州府推官悉捐宿業與兄弟無所

間在職嚴刑憲洗寃獄却餽遺三歲奏最擢司農郎值邊急轉餉如流一切按法不可干以私卒時撿囊中僅書數十卷而已蘇氏濬曰余聞之長老曰世廟初年士風未彫其人類多峭直自遂純而不緇蹈必擇地事不避難遇權貴人直藐視之不與俱上下先生其人哉濬不及待先生然與若子光縉游即之穆穆叩之泠泠至臨大事屹然如山則猶之乎見先生也蘇紫溪撰墓志

閩書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六十六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六十七

廣平府知府李清馥撰

叅政王遵巖先生慎中學派

按先生受學于易愧虚而淵源於蔡文莊者維時良知之説方行先生宦遊南服與龍溪雙江相講切亦契會其宗旨迨退歸年甫逾壯耳後祭愧虚先生文曰知向道而不力顛垂白而悾侗慨滅質以溺心誤

師傳之正宗叅愧虛於嘉靖戊午年卒先生時年亦
及艾矣故曰顛垂白也其曰滅質溺心誤師傳者或
於王學悔遁而遡厥師承所自乎前輩造詣與年俱
進未知所至何如今觀其出處去就大節確乎不移
李氏愷祭文云先生為學力削浮夸鞭辟近裏隱然
成德而所以自期待者甚不凡當桂洲柄用恥為朱
穆孫真之節寧為所嗔而不入其黨其操履可想矣
嘗自言其講學教士以文法悟諸生最多又自言其

文非但以文字觀又自憾平生學問不足而文字有餘正枝葉勝本根之弊又與弟道原書云當使治經之功多于辭華之事予舊亦誤至二十七八而始知反凡此皆晚歳有造於道之言也文節李公嘗曰吾鄉虚齋古愚淨峯遵巖紫溪諸先正師道甚立於嚀先生之學固亦因文而有補於道者哉

參政王遵巖先生慎中

王慎中字道思晉江人幼稟異質日誦數千言年十八

舉嘉靖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尋改禮部祠祭司時四方名士唐順之陳束李開先趙時春任瀚熊過屠應峻華察陸銓江以達曾汴輩咸在部曹慎中與之講習學大進十二年詔簡部郎為翰林衆首擬慎中大學士張孚敬欲一見辭不赴乃稍移吏部為考功員外郎進驗封郎中忌者讒之孚敬因覆議真人張衍慶請封疏謫常州通判稍遷戶部主事禮部員外郎並在南京久之擢山東提學僉事以古風教為己任校文秉公不狥舊

案得之片牘券之終身殷士儋李攀龍皆所首拔也年
餘改江西參議進河南叅政侍郎王杲奉命振荒以其
事委慎中還朝薦慎中可重用會二十年大計吏部註
慎中不及而大學士夏言先嘗為禮部尚書慎中其屬
吏也與相忤遂內批不謹落其職士論駁之慎中學博
才俊自視亦高為文初主秦漢謂東京下無可取已悟
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倣尤得力於南豐
唐順之初不服久亦變而從之壯年廢棄益肆力古文

演迤詳贍卓然成家與順之齊名順之稱其文二百年來當為中興李攀龍王世貞後起力排之卒莫能及居家孝友好誘進士類後輩一經品隲旋即知名問業者相踵言文辭者多宗之年五十一而終慎中初號遵巖居士所著遵巖集行於世　明史　舊郡志　新郡志

縣丞詹仕潤先生洧

詹洧字仕潤安溪人嘉靖間任高要縣丞與王遵巖慎中講學晚歲造詣有得於天機流動無入不自得之趣

嘗為何怍菴炯作洗心精舍詩高人已把塵心洗精舍乾坤儘廓開唯有一真含泰宇更無二念擾靈臺碧空雲散青天凈銀漢夜深寶月來浩浩淵淵神莫測氷清王潔絶纎埃讀其詩知其有得於道也閩書

縣丞黄端叔先生大本

黄大本字端叔安溪人少補弟子員受學于詹洧因詹洧以師王慎中既又與晉江參議尤烈知縣朱梧山人江一鯉講學譚詩皆其父行而名為長者者也既入莆

中師事林兆恩稱高弟深會脩身繕性之旨兆恩欲詣闕陳疏意在婚娶二氏使各行其教時朝廷方好方術之士方術之士上書言事輒得旨大本即移書止兆恩謂言即得行甚善顧此時詣闕上書者皆黄緇符篆者流吾師欲以婚娶二氏易天下不惟不足以明三教之道適使人疑夫子兆恩因此中輟而其道益尊凡郡中學兆恩者多師大本稱為極齋先生平生與人言必推本孝弟或時有所叩不終言之第曰力行何如耳仕鴻

臚寺序班終請江丞趙府典寶正所著有紫雲詩集

將軍鄧寒松先生城

鄧城字藩國别號寒松嘉靖甲子武闈解元襲父爵以功授中軍指揮累官提督狼山總兵名拜閩遊擊將軍未幾卒城狀貌魁傑有古將帥略事母孝謹家貧力學喜賓客所著有詩集數卷少事王參政遵巖講學與薛南塘田燕山史方齋兄弟相從筆研既長就明經試嘆曰吾固將種也此舉何足發吾志哉因習弓馬韜畧與

俞虛江訂交其氣畧亦相類云子鏕己丑進士官南陽太守餘詳志乘史方齋撰墓志畧　舊郡志

李思質先生杜

李杜字思質晉江人棄諸生業自號雲臺山人從王遵巖遊為文一稟其矩矱又跌宕喜談兵俞虛江器之揚譽於司馬譚綸禮為記室嘗為大猷作集序稱其言學莫非兵言兵莫非易可謂知言後因避地粵西家陽朔以終馮嘗為周氏徵撰明經會記畧曰周衰學廢士始

以學文為先及孔子教於洙泗則皆篤於自脩雖詩禮亦有棄而不習者故孔子教伯魚惓惓于不學之弊推本詩之為用其歸在於事父事君而孟子言禮樂之實亦以節文夫孝弟而已自是學者始知夫六經之㫖揮發夫事物事物之繁通貫乎性命茍有志于復古者皆可因其言以求其義由其義以明其教則豈有義高而猶淺于聞知深而或失其守之過乎今周君麗峰建堂於家以祀先聖題其扁曰明經聚鄉之碩髦以講於其

閒而惓惓忠孝儉慎之數言是亦不越乎致慎於興居視聽俯仰語黙服食之間以求當乎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夫婦之倫者也葢有得於家塾黨庠之意誠使長治此邦者率喬家望族而大昌明其教家建而人習之如三代建學之隆則孔孟之經于以復明顧不易耶余蹇且拙不足以當幹局之任而率先教化以求明聖人之道者不敢不汲汲也故於是會也樂為之記然余又有懼焉葢道之不明非不講者之過也講之而不行行之

而不力徒攘竊於外以為高而好名之士又侈然為欺以和之敦實之意微矯飾之俗盛則反為是經之障不若不講之愈也劉屏山有云學有三上焉汲汲然其次憒憒然其次悠悠然周君葢汲汲然非徒講者也是經之明也可冀矣又撰沈氏崇正書院記論周子無欲之旨通乎一貫以為崇正之論而併舉二氏之無欲所以異於聖人者反覆其說其論亦皆不詭於正焉　新郡志　清源

文獻

教授徐希孔先生孟學派

按文簡黄公撰先生本傳云先生業程朱易傳義得蔡文莊之傳為郡人士所宗葢一時鉅宿也小洛何公為及門高弟平生至行亦相類當時並以孝德著稱先生去虛齋先生未遠彼時風教篤茂鄉後進講習淬勵未嘗沾沾以沽世眩俗故一經之士皆能守師儒繩尺綽有漢宋風流迄今猶可溯先民榘矱云

教授徐希孔先生孟

徐孟字希孔晉江人嘉靖中為郡邑博士業程朱易傳義得蔡文莊正傳邑人士翕然宗之稱之曰徐先生初授袁州府學訓導尋遷曲陽教諭最後教授黃州不沿例問諸生贄餽與諸生談經講藝訓廸不倦黃故材藪薰陶造就者甚衆士亦多顯者當時上官有古學古辭古貌古心之譽事繼母孝篤愛異母弟自諸生餼以逮俸入悉分給之官歸食貧僅免凍餒猶損饔飧以濟焉平生長厚豐推予而自治極嚴何小洛元述孟高弟子

也同省試掇科推宴金為罏孟堅弗納曰初發軔何得
急此為益自為諸生時其廉潔己如此里居鍵户寡接
惟諄諄課諸孫學獨坐竟日親友宴閒未嘗有叓踞傾
欹態至耄猶然年八十八卒邑人黄公鳳翔景慕先生
采摭厥行實為之傳而致慨輓近世賢人君子蠖屈下
位泥蟠巖穴不能標不朽之聞施于後世云黄文簡撰本傳

副使何小洛先生元述

何元述字元孝别號小洛晉江人自幼從父學年稍長

受業於孫東溪其從兄孝廉何洛江其二公并名士俱器之一日張净峯先生見元述於洛江精舍試其文大奇之語洛江曰君家有千里駒矣時年十三歲嘉靖四年學使者邵公試立志論元述分晰道德富貴功名之義而原本於寧靜澹泊學使者異之十一年舉進士疏乞教授惠州以便迎養甲午分校浙闈得陳善茅坤潘季馴諸公皆為浙中聞人擢國子博士歷監丞擢南戶部主事出為廣東僉事遷湖廣參議時世宗脩顯陵以

分任勞賜金幣中貴人使楚諸大吏折節爲恭元述獨
行敵禮鎮守廖斌者傾御史包節破逮謫戍其部曲席
勢驕恣元述即捕治之如法斌無以中陞廣東按察副
使治海道事積案累千株連數千百人請撫按檢閲可
問問之久遠不可問者請決除之於是宿牘一清御史
行部不至瓊皆推臬僚代人憚浮海莫應者元述獨請
往還抵化州次白沙驛遇黎冦猝至持刃擬已知爲河
海道相率羅拜而去獨以顓直執法繩兩勢家責其豪

子弟後為所擠罷歸元述孝友甚至官俸之餘敬上二親悉均諸弟自無厚殖性寬洪坦直無城府不知人間有機械知亦不較拯人於難如疴在身聞有善事喜動眉宇見有招失咨嗟竟日其自奉淡約脫粟而食入里門必下車縉紳士類倒屣出迎雖下隸必衣冠乃見林居四十餘年正家規廣祠宇脩祖墳至耄年遇歲時禮節拜揖酬酢不衰卒年九十子居魯舉人官至承天知府書

李文節撰墓志　李衷一撰行狀　新舊郡志　閩

林允德先生鴻儒學派

清溪之學在宋時紫陽私淑弟子如鄭氏思忱思永已具學派矣至余氏克濟陳氏子木陳氏椿壽黃氏商楫諸公亦以經學著顯元明以後潛德自脩者志乘頗畧至中明時師席有起文獻可稽如林公允德其較著者也然及門之士亦多載郡國而深山樸茂者無聞焉意彼時長材秀民長往山林而不返也耶馥嘗考余家譜牒九世祖羅峯府君在弘治間以明經終老孝著里閭

其詳已附周公孟中學派矣其以經學授徒者則自仍樸先生仕亨以易學教授宗黨族弟栻實師事之皆有易說存藁迨後在明先生光龍老於諸生者數十年至崇禎癸未登第秉節山中從遊不乏而先伯曾祖祿甫公先曾祖惟念公實受其學焉顧鄉邦門徒姓氏亦多佚而無傳矣夫荒陬遐邑譜籍殘缺即志乘亦無可尋一邑如此然則巖栖潛隱之彥湮没而不稱者豈少哉因述林氏學派而并書之

林允德先生鴻儒

林鴻儒字允德安溪人温恭孝友博學能文精治尚書有書經日錄行世何氏鏡山撰先生傳畧曰吾鄉先輩林先生居駟馬山中沈精極思博暢旁會為尚書日錄一書大抵如宋李夏撰解書之意每篇撮其大義冠於講首中則採用諸家參以己意沒既有年尚未出於人間有竊其說者已先大行於世今而後士之習舉子業者知為先生說也吾鄉涉尚書顯者多本先生則有林

公雲程李公載贄紀公廷譽皆其門下知名士云何司徒撰

本傳　安溪邑志

郡守林登卿先生雲程

林雲程字登卿晉江人嘉靖乙丑進士時王弇州方與李歷下諸公握三尺管馳驅中原海内翕然景附閩中寂無人雲程自負其少年則留意詞賦之業既紆組綬交游諸公間所從游詞客則吳中張伯起勾章沈明臣里中黄克晦及諸名流勝選率以風雅推讓之好蓄法書

名畫窮其源委而筆翰大有名於世人但見其登高作賦臨池洗墨雲程一片真誠自將尤善莅政以便民自以為無瑕釁于人坐是浮沉州郡郎署間家居厚德載物古意宅心為鄉邦模楷者五十餘年壽九十六而終雲程所歷官兩為通宿知州兩為南北曹郎兩為九江汝寧郡太守從姪欲厦肇開闕

同知蔡松莊先生元偉學派

余嘗過泉南之郊接紫帽山麓有所謂松莊故里者

其長松蟠鬱根幹數十圍至今仰喬木并想先生之高風偉度也及觀考德錄諸篇愈詳求志之篤余又爽然自失矣觀其馳書于黄恭肅司冦論大臣去就之正道德功名之辨并往治周蹟山身後事何其大節不可奪也先生服膺程朱之學其持躬踐履可謂克承前烈者矣平昔論學于本原心性工夫卓有特識殊非淺學小生所能窺測嗚呼賢哉

同知蔡松莊先生元偉

蔡元偉字伯瞻晉江人宋忠惠襄後襄兩守泉州其三世孫𢹂再莅是邦四世怛因移家焉元偉總角受學則已有孝弟稱嘗受易於童含山徐泗涯洪新齋之門既為諸生浙人憲副方豪求易師於泉新山顧珀朋山留志淑二公以元偉應聘方延致家塾為其子師夙興夜寐已自嚴矣久之見程端禮家塾日程皆宗晦翁教人之法嘆曰學當如是即手抄服行慨然有求道之志領嘉靖辛卯鄉薦不干有司舌耕為養於漳泉間者凡十

年始就授羅田教諭所以教士即舉業之中黙誘之聖
賢之域擢德安令一以節愛為本每退食取小學近思
録伊洛淵源録本朝薛胡二子粹言揭覩成誦一時政
事真有得於學道愛人之遺士大夫交口稱之遷杭州
府通判入覲事竣乞終養冢宰李黙知元偉命考功懇
留歸署錢塘印一月民甚稱平擢撫州同知下車數日
廵按御史委督樂安運糧樂安素稱刁邑元偉寛命令
去鞭笞胥相繼輸納復還府治耆民送者盈路謂自髫

稺至今目見徵糧官莫如蔡公無何樂安復有刼庫之變再被委往忽流賊數千焚掠南豐等鄰邑縣故無城元偉召鄉民精銳者設險扼隘自著戎衣演武教場賊聞不敢近縣獄久壞風寒莫蔽蒸為癘疫元偉欲作新獄居之縱囚歸命獄成乃至獄成因並如期至復委署崇仁崇亦無城不數日報賊突至元偉督兵渡河殺賊數十人餘皆遁散丁外艱喪葬畢以泉中倭棘慕建寧有考亭遺風遂移居之元偉學尚程朱而重躬行與紫

峯同時講學其所實力惟在飲食起居動靜語默辭受取與之際其待次銓部時適同鄉主政周天佐陳言申救楊侍御爵疏入上震怒下詔獄竟斃杖下時權奸遣人偵其所以縉紳嗟嘆莫敢收視元偉獨慨然往治其殮且奮筆為文祭之復著七難論以悲傷其意人服其勇黄恭肅為司冦日偉貽書勸歸與言大臣去就之正道德功名之辨恭肅深納之語人曰非秉道德崇風節者不能出此言讀其書可想見其人矣其自治之勤或

至提撕少懈過失復生輒撫膺泣下長跪自罰作日歷自識生平名考德錄而自序曰松莊子少不自揣量非聖賢書不覿非孝弟之志不存非天地古今之運化英雄豪傑之作用無以入吾思也氣拘物蔽鞭策不前悠悠作輟出入是懼於是有是書之作所云考德有二一則時常省克而時識之以自稽其理欲分數之多少一則隨其學之有得心之有閒即便劄記以驗器識之高下淺深以為進德之助居常服膺晦翁之言以為世間

事須臾變滅皆不足寘胸懷惟有窮理修身為究竟法
賴天之靈幸有所知好學性生至老彌篤歴官雖久此
心淡然中屢遭家難備嘗變故每自嘆所遭之窮而此
志終顛撲不破晚年閒靜之中咀嚼益𦤶行以不息之
功加于未死之年不有得于今必有得于古不有合于
人必有合于天則所謂不知不愠之地或可幾萬一焉
又著有四書折衷易經聚正各若干卷其云松莊者其
先祖怛家郡城外十里許遶宅皆松王梅溪守泉時題

為萬松莊元偉取自號也閩書　本傳

舊郡志　張天叙撰

備考

黄恭肅公光昇書蔡公傳後云蔡君元偉居家時余尚忝秋官卿方有歸志君以書招余隱其畧云昔向敏中遷僕射門前寂然絶無賀客真宗嘆羡以為大臣所難公每歸家寂靜無車馬之喧不讓于敏中亦今世所希見者張忠定公初及第時以詩遺逸人傳霖云當年失足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語巢由莫相笑此心不

是愛輕肥後果未老告歸錢若水之急流勇退至今為美談今高壽耳順與偉同庚偉精力寢衰計前途遥遠而公為造物所獨厚必壽耋期頤可卜也但老杜亦有古稀之懼人生亦當優游林下二十年方享真樂不然再侵幾年似與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者無異矣四時之序成功者去若宦成名立不蚤休退匪惟有違於大臣之義不知者僅以為功名之士平生之所辛勤以自立者亦只成就一箇功名而未能深於道德之域亦輸

人一頭地矣此非相愛之深欲期公作天下一完人不敢出此言亦非公不敢以此言進惟恕其狂矜其愚而不加罪幸甚偉碌碌無足為道惟日求新得以益舊聞日攻新惡以贖舊愆脩身俟死別無外念特孤立無助以茲快快伏望進而教之使不終為棄物恩當如何報也余讀其書而歸志愈決三疏得旨則蔡君沒矣於乎滔滔時世疇不以功名相勸勉非秉道義崇風節者誰肯出此余故錄其書於傳後觀者亦可以想見其為人

僉事王賓之先生宗會

王宗會字賓之起家大理評事轉寺副寺正明恕詳讞每多平反自其未遇受知于郡守程秀民及入仕秀民身後為里豪所齮齕宗會為直枉㣙有柑橘之饒宗會捐百金買柑園一區供程祀程人名曰王氏柑有權相欲羅致門下宗會不就遭回冷署者十餘載始轉廣東僉憲尋卒官閩書

王未齋先生國輔

王國輔字忠甫號未齋晉江人嘗嘉靖間蔡松莊與何
怍菴同時講易國輔尊之為師松莊知之尤深妻以女
國輔事繼母至孝畜異母弟至友蔡松莊久居建州臨
歿無子作訣書割田遺國輔而國輔不受每朔望具衣
冠作禮祖先於寢門之内誘子弟讀書作譜垂訓常欲
倣古禮如河東義門須有力行之而皆不果讀書寒熱
不廢為詞章刻苦沈涵十入棘闈主司擬中選而卒不
與嘗一遊鄧州其守滕公請國輔為鄧中弟子開講從

者百餘人開封守聞之即延為其子師不久倦遊遂歸孫有棟又從鏡山先生受業焉何司徒撰本傳

教諭沈潛吾先生亨學派

按聖學傳人惟澹泊明志寧靜致遠者可克負荷中庸闇然日章之君子似之觀先生恬澹著書不樹聲譽雖寂寞一時而異世考論德業者推焉可見此學在篤實功夫

教諭沈潛吾先生亨

沈亨字體敬一字潛吾晉江人少惇篤言動不苟潛心易學深契蔡文莊之旨每讀孝經小學輒掩卷靜思求所以不愧古人者教人以孝弟忠信為先時方尚講學亨曰學在躬行而已嘉靖乙卯以貢授新會訓導諄諄以人倫日用為諸生訓勉其貧者捐俸周之新會士子頌其有師之尊有父之親陞宜山教諭其教一如新會未幾致仕諸生懇留不忍釋歸家數年卒亨自做秀才時即以古有道自待孝事二親與弟友愛備至嗜學安

貧屢空晏如其門人張晃嘗讀書一峯書院朝夕侍側見其潛心性道闇然自脩其所學孜孜汲汲求情質之偏是務嘗曰學莫貴于為己志于為己者則必求身心性命之益情質上有一偏曲即為心累本原之地不能主持欲其入道也難矣故學必先定其志志必務去其偏以合於道其所聞切要語則云心術上要致其光明氣質上要矯其偏邪雖一事之微必指而示曰此吾心之有係累處不過其端則邪心從此滋矣凡傲惰忌嫉

飾觀逢迎一切墜于情質之偏者必諄諄規而正焉其用心本原之地不惟自攻其慝而相與以責其善者一毫必示底止務得其本心而後已其庶幾於切問近思之學者歟所著有周易說論孟辨太極解啓蒙疏皆心得所發有功先哲者舊郡志　清源文獻遺文序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六十七